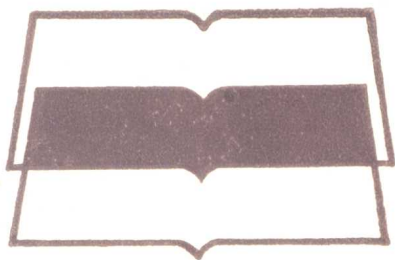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出版工作 与书评



第 4 辑

1987

01

G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出版工作与书评 (4)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署齐鸣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4印张 102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0132—8/G·14

(书号 7201·177) 定价 1.15元

[内部发行]

9230
171

目 次

出版·发行

还图书出版文化面貌

钟丽慧 一

大型新兴书店与大众文化

吴兴文 四

香港出版界的现状

陈不讳 七

营销管道多元化——谈图书发行新取向

应凤凰 九

金鼎奖得奖名单揭晓

一〇

杂 志

光复前台湾的文学杂志

叶石涛 一一

台湾地区文学杂志的发展(一九四九~一九八六)

薛茂松 一八

中国文学杂志“西游”杂感

郑继宗 三一

国内最近一期文学杂志内容分析

何圣芬 三五

书评·书介

现代文学的“书评”书——台湾四十年代到六十年

应凤凰 四四

年代期间有没有文学书评

渊博的学养，炽热的仁心——郑重推荐《学术与

心术》

郭全本 四九

浓缩·紧凑·集中——试论陈德锦的五篇小说

颜展民 五二

破碎的异乡梦——顾肇森《猫脸的岁月》

郭明福 五五

戴维尔荐：《新时代的领导风格》〔评介〕

陈淑真 五七

亚当·史密斯著：《国富论》〔评介〕

高泉锡 五九

陈铭福著：《如何买卖房地产》〔评介〕

江彦文 六一

补 白

“新出版人”诞生了——出版界的动荡与变革

周浩正 八

有声英汉辞典即将问世

五一

法国百科全书

五四

出版事业进军国际市场需要一份完整图书目录

申明珠 五六

還圖書出版文化面貌

／鐘麗慧

曾經呼籲經營出版業的文化人，應該揚棄文人辦出版的瀟灑作風，改以企業管理的經營之道。孰料，近些年太多商學院出身的人加入出版行列，不僅把企管方法引進出版界，甚至完全是「在商言商」的重利態度，而忘卻文化本質，無疑是令人憂心的污染。

最近在幾家日晚報接連看到一幅廣告——「三千年來中國人生活空間的最大革命，現代居家／辦公風水全集」，這是個十五冊套書的廣告。命理卜卦圖書本來種類、數量就很多，甚至有這類的專業出版社，不足為奇。令人痛心的是這套風水全集的印行者是時報出版公司。

這個公司行號機關在社會上有了定位之後，多少已身負有社會責任，尤其是向來被譽為文化事業的出版社，更不能妄自菲薄，糟蹋自己。特別是由財力雄厚的報業支持的出版公司，追求利潤應非最終目的，基本上應該以回饋社會、引領文化風騷自我期許才是。因此，當口碑尚不錯的時報出版公司，逐漸改變出版路線，重商輕文後，竟然耗資印行風水全集，鼓吹現代人居家、辦公、升學、就業乃至婚姻，處處講究風水，就叫人難以諒解。

大專聯合出版委員會
教育部已決定十一月初正式成立「大專聯合出版委員會」，以協助各大專教授出版學術價值高的著作。此時此刻成立這個委員會正是國內學術出版的契機。
因為可以預見得出來，我們無法再任意翻印、翻譯外國著作。為讓國內青年學子獲得應讀的知識，就有賴大學教授「著書立說」了。
然而，過去的大專教授著作、升等論文皆因學術味太重、內容枯





躁、銷路有限，難以獲得出版者的青睞。因此即將成立的「大學聯合出版委員會」，不但可以讓學術著作問世，也可充實大學教科書的內容。

但是這個委員會成效如何，關鍵在於把關的審查委員。如果把抄抄、譯譯的論文當做學術著作出版，將無助於提昇國內學術研究風氣，且有損成立這個委員會的美意。

出版圈不熱衷的金鼎獎

行政院新聞局設有金馬（電影）、金鐘（廣播電視）、金鼎（出版）三種大獎。十、十一月間相繼公佈了金馬獎入圍名單和金鼎獎得獎名單，這兩份名單卻在社會上引起極端的冷熱不同的反應。打從電視、報紙等大衆傳播媒體，至茶餘飯後的話題，都熱烈地討論金馬獎入圍的電影或個人，乃至評審……等等；而金鼎獎除了一份簡單的名單，塞在報紙一角，好似補白，一般人也不提起興趣談論。

如此天淵之別待遇，導因自然是電影受人矚目、電影從業人員耀眼，反觀出版品流傳不廣，出版人和編輯人大都是默默的工作者，

其知名度遠不如電影明星。可是除了先天條件不同外，金鼎獎似乎也應自我檢討一番。

因為金鼎獎不僅不受社會人士重視，連出版圈也不甚熱中，個中必有弊病。大致有幾點令「金鼎」褪色的原因：

第一、實質利益太低。儘管得主可獲三至五萬元的獎金不等，但對該出版品的銷售無實質幫助，過去歷屆得主中，竟出現得獎的出版社或雜誌社，甫獲獎即關門大吉，甚至於有獲得「身後哀榮」的呢！難道金鼎獎得主曲高和寡嗎？

第二、出版者對金鼎獎不抱厚望。有不少口碑及業績情況不錯的出版人，並不主動申請參加，自願放棄權利，顯然他們不在意這個全國唯一獎勵出版事業的大獎。癥結仍是實質利益太低。

第三、得獎名單老是舊面孔。雜誌金鼎獎和最佳主編獎，多年來總是在那幾家舊面孔打轉，更有蟬聯多屆者。打擊其他雜誌社從業人員參與的信心和興致。或許應該規定得獎者在其努力被肯定後，休息一年，好把機會讓別人來一顯身手，否則大家的「關志」不高，參與

感弱。

此外，金鼎獎的評審委員不妨以其設立宗旨「獎勵出版事業推動書香社會」為評審標準，為社會大眾選出適合一般閱讀的好書，而不是選出冷門、專精的學術著作。一般讀者對這些專業出版品不感興趣，甚至看不懂，那麼，「推動書香社會」豈不淪為空談？

往年為配合金鼎獎頒獎典禮，舉行為期一週的書展和系列演講，掀起一陣讀書高潮。好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這星期是讀書天似的。老實說，真不知該如何為金鼎獎添顏色？

專業化出版

國內的暢銷書排行榜沿用美國，也採文學和非文學兩類。非文學類包羅萬象，涵蓋了文學作品以外的各類出版品。過去三、四年，國內非文學類暢銷排行榜幾乎清一色的企管、經濟叢書；晚近又有大眾心理學類譯作崛起；到了最近則多樣化了，比較接近主流的是學習語文類和親子教育叢書，另外就是和生活有關的實用圖書。

以十月份金石堂非文學類暢銷排行榜而論，竟然有「購屋指南」一書。這本由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建築委員會編著的「購屋指南」，正值房地產普遍復甦之際出版，對有意購屋的消費者而言，是本避免上當的「祕笈」，難怪躍登暢銷排行榜。

其實，在出版界有不少默默賺錢的實用出版品，諸如：樂譜、食譜、園藝、編織、電腦、卜卦算命……等等，都擁有固定讀者羣。

未來的出版趨勢，顯然會走向多樣化的專業出版路線，可能會出現不曾預料的專業路線，且可走出一條康莊大道。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卻叫人憂心忡忡。如果現代人只因實際問題需要解決而讀書，急功近利的讀書態度雖比不讀書好，令人憂心的是人文精神更加沉淪，人類心靈之火益加冥滅。

新書促銷活動

圖書出版多屬靜態，問世後就靜靜地擺書架上，或平躺，或站立，等候知音上門來。曾幾何時，大家都覺得書籍不應再寂靜地、被動

地等待，應該活絡一點，主動地讓讀者知道「我在這裏！」於是有了書展；然後又出現新書發表會、新書品評會、新書出版酒會……等等；雜誌創刊則有：創刊酒會、創刊系列演講和座談會、訂戶抽獎……等等，從靜態轉為動態，被動改採主動。

近月來，就有幾個大型活動，如光統圖書公司舉辦的「作家月」及票選「我最喜愛的作家」、「雜誌月」，前者略嫌商業化，錯把作家當明星，或以毛衣皇后選拔；後者由各類雜誌掌舵人和相關作家出席講演，其內容較有意義，活動層次較高。

此外，還有在青年公園舉行的草地讀書活動、購買大套書送作家手燒陶杯及售後服務……等等，都不得不佩服這羣「idea man」，竟然可以把圖書出版如此地搞。將來恐怕要反賓為主，為了誘人的出國機票訂雜誌、為了作家手燒陶杯買套書……，一如小孩為了玩具買餅乾、為了文具買奶粉……般本末倒置。

（原載：自由青年〔台〕一九八六年七月六卷 六期三四—三六頁）

大型新興書店與 大眾文化

／吳興文

如果把今年的出版界，比喻成這一季的台北冬天，似乎並不為過。先是五級的強烈地震——《野火集》雄據排行榜歷久不衰，文化界都感受到她的威力，接著是寒風凜冽一片沉寂，大家都忙著調整步伐蓄勢待發，然後在下半年的出版旺季，各類型雜誌和大型「新興書店」紛紛成立，好像是十二月十一日早晨的地震後，帶來的「三月小阳春」，雖然這次地震的強度並不大，震源卻是發生在幾十年未嘗有的台北盆地，冬天還未過去，而出版界的「春天」卻提前來臨，這種激烈的發展是否會延續下去，一時還難以預料。

書店業轉型

尤其是和讀者關係密切的書店業，最近這三個月內，陸續有四家大型「新興書店」投入，例如：板橋天才書坊、重慶南路金橋書店、新學友天母店、東區久大書店等，他們的開設無異是宣告「新興書店」的戰國時代來臨了。大家為了搶市場，拉住顧客，如同將閱讀大眾比做一塊餅，你多吃一塊，我勢必少吃一塊的機會，其間是，此消彼長

的因果相互的關係。

彷彿告訴我們社會「轉型」了，圖書的銷售也應該突破瓶頸，隨著零售業流通革命而「多元」化。在這急遽的發展過程，我們不禁要審視出版品質的提昇，是否可以藉由大型「新興書店」的開設，來取代長期教育才能孕育出來的成果。

由於同業間競爭愈來愈激烈，他們大都引進百貨公司一次購足（one stop shopping）——複合式的經營手法，也就是除圖書外，也供應顧客相關的教育性質用品，例如：文具、體育用品、玩具、語言錄音帶、唱片、樂器等。其實這在傳統書店當中，也不乏這類型兼業書店。不過最近三、四年來，為了使顧客便於購買，空間陳設較為寬敞講究，相對的開銷也較大，只好引進利潤較高的商品，例如：新潮文具、玩具、禮品等，而且還提供各類型展覽、演講等吸引顧客的促銷活動。這種現象可能導致「傳統書店」，也不得不跟著走，放棄他們原有「書籍種類多，好選擇」的優點。

出版真成長

根據〈台北市書店的區位與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報告中指出：「書籍的購買通常都是由需求者自行為之，此與日用品、食品等大多由家庭主婦購買者有別，所以在書店選購書籍的顧客可以說是書籍的消費者。」因為書籍不同於日用品和食品，它又具有文化、學術、藝術的價值，即使每本書的金錢價值不很高，消費者仍很重視書籍的內容、編排，購買時均須經由自己的選擇或偏好，所以它是具有「個性化」的商品；「傳統書店」開得比較成功的例子，多半擁有「書籍種類多，好選擇」的優點。例如：重慶南路一帶的書店。同時，這也可能是書店會隨著出版品流通種類的增加而擴張的原因，但是今年這種反常的現象，令我們必須比較最近幾年的出版數，來尋找其中的脈絡：

近五年出版數	
民國	數目
69年	8,876
70年	8,865
71年	8,776
72年	9,008
73年	9,256
74年	8,822

從這項統計表來看：大致和書店業的消長有關，譬如說：七十二、三年受了大型「新興書店」投入的刺激，出版數在七十三年高達九千二百多種。而二十四年又比前一年少了四百三十四種，可能和書店業書籍實際的營業面積，未因出版數的增加，而提供更多的販售機會有關。

今年根據《書目季刊》，和筆者實際從事新書價目收集預估：可能和去年的出版數差不多，但是扣除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的出版數，應該會比去年略為減少。

尤其今年受到加值型營業稅，和明年一月廢除票據刑罰的影響，可能會使實際的出版數（不包括再版和改版）顯著的下降，促使大型「新興書店」競爭更加激烈，更加仰賴利潤較高的商品，以維持正常的營運。

促銷多元化

另一方面，可能因近年來台灣社會的變遷快速，隨著外來強勢文化的介入，而使「傳統書店」的經營方式，也必須借由硬體設施的改善，以及強而有力的促銷活動，例如：暢銷書排行榜、新書發表會等，才能符合轉型期大眾文化的趨勢。因此在提供舒適的購書場所的同時，把以往「選購圖書」的單向、平面的購買行為，擴充為多元交流（作者、意見領袖與讀者等），立體化的促銷活動（與報章雜誌、廣播與電視等相關的媒體結合）。

也就是說：他們把傳統的「閱讀大眾」，提昇到包含有觀眾（和作家見面）、讀者、收聽人（有關的廣播節目）、觀賞人（有關的電視節目和活動）等的「閱聽人」觀念，所以書店和「閱聽人」之間，可視為一種提供「消費」的場所，從這種關係來看，閱聽人可以說是書店的消費者。亦即「新興書店」擁有多元化的市場功能，不但是營業的場所，同時也提供消費者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

別誤導消費

但是，就書籍「創造需要」的商品屬性而言，即使以市場為其著眼點，也應注意到文化、品味、偏好以及數量或社會經濟條件。而且，以國內目前智慧財產的生產量，很難滿足消費者在文化、學術、藝術價值上的要求下，供應充分的「出版數」。因此，他們可能會利用「書香社會」

的名義，和大眾媒介結合，以推其波瀾，例如：單純商業目的的「暢銷書排行榜」，竟然可能被用來當作讀書風氣的指標。這種誤導的結果，恐怕只有提供排行榜的書店得到好處，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由於大眾品味不斷地被濫用，致使消費者盲目或麻木，可能導致大眾文化產生負面的作用。

在教育普及，經濟條件的改善，人們已有能力大量選購文化商品，因此出版業已成為社會分工體系的一個環節。作家和出版商為了顧及生計，不得不受大眾口味，或文化市場的影響，何況書店是處於出版業的下游，首當其衝。但是我們必須提醒出版業，尤其是書店，在營利之餘，是否應盡一分社會的責任。

需中流砥柱

黃道琳先生在剖析〈大眾文化的本質〉（見《中國論壇》二六九期）時，其中有一段令人警惕的話：

「尤有甚者，大眾文化藉著『轉型』的意象，更為我們規劃了未來美好的新趨勢，令我們把注意力避開當前的時空，大眾文化藉著『多元』的意象，更使我們滿足於文化品味的多樣性，令我們把求變心限於文化的層次」。

身為大眾文化的尖兵——大型「新興書店」，也應在促銷文化商品之餘，多為社會盡一分「教育」的責任，例如：不作誇大的宣傳、不賣版權不明的書籍、多多推介冷門的好書……等，而不應滿意於造作的文化品味，使書籍變成了商品以及消費品，必須取向於市場，投合大眾口味，因此很容易流於大眾化、庸俗化，好書很不容易受到重視，甚至被發現。

總之，我們並非有意忽視大型「新興書店」，提昇「消費」文化場所的格調，使社會增加享受書香的機會。重



身為大眾文化的尖兵，大型「新興書店」應為社會多盡一分教育的責任。

要的是，「書香社會」的建立，並不能藉著「轉型」和「多元」的意象，一味迎合社會大眾的口味、文化市場的動向，而是要在表象的「文化層次」之外，多留意一些與我們所處環境比較相關的事務，進而擺脫逃避社會事實的迷思，達到真正民主的出版自由，更是筆者的深盼。

香港出版界的現狀

陳不諱

特稿

「八七中文圖書展覽」籌委會主席沈本瑛稱，今天的香港不僅不再是文化沙漠，而且是文化綠洲了。沈先生自然不會空口講白話，他列舉出以下的一些數字，作為上述觀點的佐證：

(一) 本港現有大小出版社(包括了港府出版機構)共三百多家；

(二) 賣書的場所有一千多家，平均每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家書店；

(三) 一九八六年共出版新書一千七百六十一種，其中兒童書佔百分之三十，文學書佔百分之二十，餘下的百分之十，是應用技術書籍；

(四) 這個中文圖書展覽是一年一度的，「八七中文圖書展覽」參展的出版、發行單位，共五十八個，比去年增加了七個。

可是，讀了這些數字，有些讀者還是難免有疑問，甚至他們的疑問會比以往往更大：

為什麼搞出版的人，老是說生意難做？
為什麼出版界的從業員，收入總是偏低？
為什麼年青人投身出版界的不多，能夠堅持下去的更少了？

似乎，在報喜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同時報憂，起碼是看看另一面。我以為這樣做是有好處的。倘若香港已經是文化綠洲，這樣做，說不定會使「綠洲」變得更加鬱鬱蔥蔥。

先看本港的出版社。

在三百多家出版社之中，一兩個人就搞起來的，不是少數。佔少數的，是稱得上有規模的出版社。

擁有數十名員工的出版社，已經是相當有規模的了。許多大出版社，實際上是由多個小出版社所組成的。

三三百多家，數字似乎不少，其實總的來說，規模是不大的。說到讀書的場所，也有類似的情況，就是以小規模的居多，真正稱得上大的書店(以鋪位面積在千呎上下的計)，只有三數家。相當多的一部份書店，實成爲了副業，更甚者是副業的副業。

一九八六年共出版新書一千七百六十一種，三百多家出版社，平均算一算，是每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新書不到六種，約兩個月才出版一種。

平均計算是如此。有的大出版社，一年出版新書比六種多許多倍，即是說，不少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新書是遠遠不到六種的，儘管六種已經很少。

此外還得看印數。香港所出版的新書，通常第一版是印二千冊。二千冊能一年賣光，已經是暢銷書了。

香港這座一個小地方，居住着五百萬人口，着實是擠逼得很，可是目睹新書的印數，却又覺得，香港的人口還是太少了，起碼得像台灣那樣，有一千五百萬人口，才較為可爲。

當然，關鍵之處，是讀書人口的增加。新書的印數少，每冊的成本自然高，利潤便自然微薄了。

香港的出版業是在向前發展，但總的情況，套用一句時興的話，只是「審慎樂觀」。

可以想像一下，倘若本港讀書風氣濃厚，讀書人多，出版業大有可爲，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一) 出版業的員工都會因爲自己處身於這個行業而振奮；

(二) 年青人在考慮未來投身的行業時，會把出版業視爲優先選擇的幾個行業中的一個；

(三) 出版業中的精英份子愈來愈多；

(四) 好書成批地湧現。

人們也許會發覺，今天，「理想的幻滅」，不可避免地，亦存在於出版行業中。

「要賺錢便不要從事出版」，在現階段，這個說法是對的；可是，爲了「促進文化事業，推動讀書風氣」這理想而從事出版的人，又佔了多少？社會上，出版業被視爲前景不大好的一個行業，就是基於「出版業賺不了幾個錢」這末一個觀念。

能夠改變這個價值觀念麼？
改變的方向有三個：

(一) 出版業能賺大錢；

(二) 搞出版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了造福社羣；

(三) 出版業既能賺幾個錢又對社會有所貢獻。

投身出版，光是爲了賺大錢，便會不擇手段，不惜誤人子弟。可是如果與此相反，走向另一個極端，便有孤芳自賞的可能。自己離開了社會的大多數，所出版的書籍，也就很可能亦是離開了社會的大多數。相信(三)是最可行的。

但做起來，還是不容易不偏不倚的，就是說有的時候，賺多了錢而對社會的貢獻少了；有的時候，則是賺少了錢而對社會貢獻多了。

也有可能是齊頭並進，既賺多了錢又對社會貢獻多了。這自然是皆大歡喜。問題是，這種情況是幾乎在理想中才能夠出現。所以，我沒有把它列爲「改變的方向」中的第(四)項。

政府有些什麼事情是要做的呢？
培訓出版業的新血應該是切實可行的一項。

至於其他，不妨大胆想像一下：

(一) 檢討目前的學制與課程，減輕學生的功課壓力，使學生享有較大的空間，從而可以多讀課外書；

(二) 縮短電視的播映時間；

(三) 港台電視部製作書介與書評節目，放在電視台的黃金時間播出；

(四) 設立讀書周；

(五)由市政局出版的“CITY NEWS”設立圖書介紹欄目，向市民推廣坊間的好書。

這裏面，是否也有切實可行之道呢？無論如何，「推動讀書風氣」是首要任務。

相對於香港這個小地方而言，五百萬人口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香港這個市場的潛力是不不少的。日本的電器就在這個市場賺得可觀的利潤。圖書市場狹小，是一個極不健康的現象。

這現象不可以改變麼？

這現象不可以大大地扭轉麼？

有人曾經批評，圖書館的普遍設立，人們借閱而不購閱，無形中影響了

圖書的銷路。

我以為，這種看法是短視的。不借閱圖書的人，是否就會購閱圖書？應該是既借閱又購閱，甚至是購閱多於借閱。

圖書館是能夠助長閱讀風氣的。

近年來，市政局出版了一些圖書，由於價格偏低（帶有福利的性質），又有人批評，這是不利於民間的出版社的。

這個意見，同樣是值得斟酌的。

香港今天到底是文化沙漠還是綠洲，我認為這個爭議的意義是不大的，總之，情況是有了改進，但要做的事情還很多，這大致是不會錯的了。

(原載：明報(港)一九八七年一月八日第三三版)

「新出版人」誕生了

●周浩正

出版界的動盪與變革

假使說當前的出版界正面臨著一次革命，這未免過於聳人聽聞；但對於出版現象的人而言，近年來的出版界，確實令人一種不斷發展與變動的情境——突然之間，我們發覺出版界陷入動盪的局面，新的變化因素不絕湧入，衝擊著舊有出版與行銷的結構。

出版業的新時代即將來臨了嗎？

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此時此刻，回顧七五年的出版界，或許會發覺我們正好站在一個轉捩點上。

七五年的出版界，所呈現的現象，往好處看，可說是「朝氣蓬勃，群雄並立」；往壞處看，可以用一個「亂」字概括之。我們看到新出版

人正在成形；新出版與行銷秩序趨於變化，新加入者均以「獨佔或獨大」作為勝負評估標準；新產品線分割市場或各領風騷；出版分工細緻化，新技術服務行業，也開始因應需要而萌芽……。

一粒粒像種子一樣的概念與現象，都在這一年種入出版沃土，七六年的龍爭虎鬥，恐怕也是可以預期的。所有的變化，事實上無法以時序切割論斷，一個變因帶出另一個變因，一個結果導出另一個局面的開端。因果之間，盤錯交錯，難分難解。綜括地說，七五年很可能是一個創未來出版界新貌的重要一年，因為，整個出版業在漸變之中，傳遞出一些不容忽視的訊

息。

其一即是：商業精神抬頭，行銷掛帥的時代來臨了。過去浪漫的、頗富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面貌，隨著競爭層面與層次的擴大、擴昇，企業經營的遊戲規則終於成為新的一代經營出版者的思考內容，在這個基礎上，「行銷」觀念的丕變，是關鍵性的突破點。在行銷掛帥的情勢下，形成兩種觀點：一是「市場決定論」，出版內容取決於市場需求；一是「自信心的充分表現於「沒有不能銷售出去的書籍」。而因應這種客觀背景下的「新出版人」——能兼顧理想與現實，在追求盈利同時不忘社會責任，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的出版家，也在此時此刻由於對一份信念的執著，正在出版業誕生。

另一個現象是速食文化正漸漸吞噬市場。漫畫者在祭志忠作品席捲市場的餘威下，在七六年極可能一躍為書市寵兒；以圖式表達或豐富內涵的書籍也可能成為新的時尚；實用性的書、消遣性的雜誌與書籍、工具書等，在七六的現代人飢渴的求知心追求之下，顯然更適台為大眾所接納。

再者，書市行銷秩序步入體制改革階段。大型百貨經營形態書店及連鎖店相繼出現，社區書店體積成立，使得將來讀者購書更加便捷。一些財團加入發行網路競爭，也迫使現行行銷網面臨挑戰。這些變化方興未艾，都將是改變未來書市形貌的重要因素。

相對於大眾速食文化的興隆，由於分取時代意識的萌芽，未來小型的、專業的、極富個人理想色彩的出版社，也將在存與並存的機會，像鐘麗思以其個人有限的財力經營音樂類書籍而成立的出版社，就是一個佳例。

之外，如編輯企劃人才興起；各種書類新加入者眾多，而共食獲地狹小的書市；出版業中純技術提供的服務業（代為編輯、發排、覆印）的出現；雜誌界的空前蓬勃發展；重視包裝（形式與內容）時代的來臨……等，匯成七五年出版界的壯闊天地。未來的出版界的競爭，將是經營理念、經營政策與方略、行銷技術與開發出版領域等層次上的決戰，有很多事等著出版業者去學習、去突破。

(原載：聯合報(台)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第七版)

行銷管道多元化

談圖書發行新取向

台灣圖書市場的「折扣」非常亂，原因之一，是發行的制度難以健全。一本書印好了，除了出版社自己發行以外，又交給各家商發行者，同一批新書，有時三四家業務員會撞到同一間書店裏。近年成立的幾家大書店，以其銷量大，也加入殺價的行列，書價更形混亂。

前一陣兩家報社所屬的出版公司，投入大批資金，擴大為全省發行。似乎是「大發行商」的雛形，事實上並沒有如想像中那麼「大」。以聯經而言，目前只不過在全省北、中、南分設三個據點而已，而隸屬於時報的中部書報社現在僅有台中一個據點。相距像日本「東販」等大發行商那樣總攬全國發行業務，還有好大一段距離。

相對於「聯經」、「時報」以全省發行網為號召，還有地區性、機動性極強的各分區中盤發行商。這流的新構想

一直有「創意」形象的遠流出版公司，在年終該社的出版計劃說明會上，提出一種新的發行方式——「地區獨家代理」；該社計劃在明年元月出齊金庸作品集

「袖珍版」等強勢產品，以每冊六十五元，可任意分售的有利條件，交給各地區的一家中盤商獨家代理。遠流把全省分成六大區，訂出底標的銷售冊數，得標者與遠流簽約，在該區專發獨佔之權利，義務是要包銷一定數量，且不得退書。

上述兩種發行方式各有利弊，交給所謂大發行商獨家代理，他們具有全省性發行網，出版者的好處是一勞永逸，可完全不管發行業務。壞處是把命運操縱在人家手裏，如果書不銷，或他們不賣力，就像脖子給人綁住，生死由人。

分區獨家代理就沒有這些麻煩。但條件是：書本身必須是一好賣的書，對中盤商可構成相當的吸引力，人家才肯包銷。

郵購與直銷

大套書或精裝書，透過業務員挨家挨戶推銷，甚至到各公司行號或學校舉辦小型書展，都是這些年不可忽視的銷售管道。出版社有各駐校代表，以爭取大量的學生顧客，也有可觀的直銷營業額。

紙購得透過各種廣告媒體，報紙、雜誌或書訊，直銷有直銷的

人事費用；郵購的郵費、廣告費、郵撥手續費也都相當可觀。這兩種方式近年越來越趨多元化，例如信用卡的風行，例如國外的來信訂購，都使得發行業務花樣翻新，應接不暇。

中盤商不可忽略

常聽到出版社負責人為發行業務頭痛不已。

所謂「文化事業」，多半有與趣來主持一家出版社的人，是抱著「文化理想」而來，或是有各行各業的專業學識！他們對出版內容的策劃，書籍形式的設計，或有獨到的見解，或有特別的興趣，然而，叫他們削尖了頭，到市場去賣書，與人競爭，去談價錢，却非其長。很多出版人的願望是：「能不能只管編輯出版的工，不管發行的事」

無奈答案是肯定的。台灣地區沒有像日本東販、日販，那麼大又可靠的大發行商，非得自己賣書不可，尤其是小本經營。

其實台灣書市，扮演發行管道重要角色的，目前還是那些精力充沛的地區性中盤商。他們工作勤奮，對於書籍市場又十分敏銳。或許是家族經營，利益攸關，或許是經驗豐富，他們送書所得

的利潤雖然微薄，可是他們能深入僻道及鄉間，由於勤奮，書店隨叫隨到，成了大發行商不可小看的競爭對手。加上中盤商手上的書種類很多，添書方便，中小書店對他們的倚賴很大。

最有利的發行方式

既然自己發行太累，整個交出去又不放心，那麼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呢？相信這是很多出版人常常思考的問題。

中盤經營十分出色的「百全書報社」老板廖榮聲的提議是：由各家出版社聯合發行。

事實上，幾年前，九歌、洪範、爾雅等三家文學性出版社曾經採取過聯合發行的方式，由三家的業務人員輪流到各地收帳，後來不知什麼緣故却停止了。

聯合發行的好處很多，例如書訊的印製、人事費、旅費都可節省。最難的只怕是合作的技術問題，中間也許涉及了各家費用分攤的問題，人事調配的問題等等。

那麼，更好的辦法，可能是由幾家規模較大的出版公司，聯合投資成立一家發行公司，來發他們自己的書。這家發行公司本身既可得到一定的利潤，自求壯大，幾家已有多年發行經驗的出版公司，既是老闆，也可就近監督，提供他們發行的策略與商場經驗。

這個辦法雖好，若真要實行起來，自然也有待出版人的遠大眼光與包容的胸襟。日本的大發行商就是這麼做起來的。但中日民族性有不同的地方——中國人的事業「合作」很難，尤其是「少有前例」的文化事業，這其中的難題，等待更多大來一起思考。

（原載：自立晚報〔台〕1986年12月8日第12版）

金鼎獎得獎名單揭曉

業者競爭激烈 二十六項出版事業及個人獲獎 配合頒獎典禮 新聞局近期將舉辦一系列活動

【本報訊】經由五十七位評審委員歷時二個月嚴謹的評審，今年金鼎獎共有廿六個出版事業及個人在激烈的角逐中獲獎。

新聞局表示，今年金鼎獎共分為新聞、雜誌、圖書、唱片及特別獎五類，新聞類設六項獎項，有十六家報社，一千四百零一篇作品參選，雜誌類設九項獎項，有一百二十六家雜誌競爭，圖書類設七項獎項，有七百三十四冊圖書參選，唱片設六項獎項，有六十二張唱片角逐，競爭極為激烈。

今年金鼎獎的評審委員會由五十七位學者專家組成，分成新聞、雜誌、圖書及唱片四個評審委員會，各得獎作品經過分類評審委員會初審及複審，再提交全體評審委員會決審後才定案，過程至為嚴謹。

得獎者可獲獎座、證書和獎金，團體獎可得獎金新臺幣十萬元，個人獎可得五萬元。

新聞局說，金鼎獎自民國六十五年創辦以來，每年都不斷汲取各界的反應及建議，作為辦理的參據，以期更能符合社會的需要，新聞局計劃在近期內舉辦一系列活動，以配合金鼎獎頒獎典禮。

行政院新聞局昨(二)日公布今年金鼎獎的名單，獲獎的名單分別是：

新聞金鼎獎：
(1)公共服務獎：工商時報採訪組以「有關新營業稅之問題報導分析」七十二篇獲獎。
(2)新聞評論獎：中國時報楊乃藩之「中秋節不補假不合情

理」等十一篇。
(3)新聞報導獎：聯合報邱文情「從農業法規探討農業問題」等十一篇。
(4)新聞編輯獎：聯合報涂明君。
(5)新聞攝影獎：自由日報許振輝之「憲德三號十九名船員歷劫歸來」照片壹幀。

華日報蔡文甫。
(6)副刊編輯：中華日報蔡文甫。
雜誌金鼎獎：
(1)雜誌類：人文社會類：「中國論壇」、「科學技術類」、「科學月刊」、「文學藝術類：「雄獅美術」、「家庭生活類：「女性雜誌」、「兒童少年類：「幼獅少年」。

年類：「幼獅少年」。
(2)雜誌編輯獎：「幼獅少年」孫小英、「天下雜誌」殷允丸。
(3)雜誌美術設計獎：「藝術家」王庭致。
(4)優良公辦雜誌獎：「臺灣月刊」羅森棟。
圖書金鼎獎：
(1)人文類：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圓善論」。
(2)社會科學類：經濟與生活出版社「經濟股份有限公司」經濟學的世界」。
(3)自然與應用科學類：淑馨出版社「

蔬菜主要病蟲害彩色圖鑑」。
(4)文學創作類：九歌出版社「貓臉的歲月」。
(5)藝術生活類：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黃山之美」。
(6)兒童讀物類：臺灣書店「中華兒童百科全書」。
(7)綜合類：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大辭典」。
唱片金鼎獎：
(1)優良唱片獎五名：新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有聲出版社」退聲」、「滾石有聲股份有限公司「問海」，上揚有聲出版有限公司「葉樹涵小號獨

奏」，金聲音響股份有限公司「那些天地人」，四海唱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大江南北鄉今唱」。
(2)歌詞獎：蘇志鏗「放風箏」。
(3)作曲獎：梁銘越「問海」。
(4)編曲獎：李泰祥「那些天地人」。
(5)演唱獎：邱玉蘭「著名歌劇選粹」、文章「古月照今塵」。
(6)演奏獎：葉樹涵「小號獨奏」。
除得獎者外，金鼎獎評審委員會並從參選作品中評定一批優良出版品，推薦給社會大眾，其中包括雜誌、圖書及唱片三類，新聞局將分別頒給獎牌：
(一)雜誌類十三名：國文天地、天下雜誌、統領雜誌、微電腦時代、當代醫學月刊、電影欣賞、金音芝與焦仲卿。
(二)圖書類十八名：「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中國近代史」、「資訊式全國圖書分類目錄」、「經濟學百科全書」、「知行合一經營管理系列叢書」、「中國社會思想史」、「果樹產期調節」、「中華地質學史」、「數學世界中的萬花筒」、「大火」、「永遠」、「單身日記」、「世界電影史」、「華夏之美——詩歌」、「臺灣釣技祕訣全書」、「人文圖書館」、「有趣的中國童玩」、「天鷹翔翔」。
(三)唱片類：「有趣的中國童玩第一輯」、「七夕雨」、「郭小莊國劇——劉蘭芝與焦仲卿」。

（原載：青年日報「台」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第三版）

▼葉石濤

光復前臺灣的文學雜誌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之結果，清廷把臺灣割讓給日本。從此以後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民眾被迫過著水深火熱的苦難歲月。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光復才回到祖國懷抱。這是個漫長的五十年又四個月的日子。

然而從日本侵臺初期到一九一五年余清芳等人的「噍吧哖事件」為止，臺灣民眾一直用武裝起義的方式來展開反日民族運動。武裝抗日對臺灣民眾而言，是一種所費不貲的抗日方式；生命財產的損失及流血與犧牲換來的是統治者更嚴厲的彈壓和摧殘。因此，臺灣民眾不得不改用漸進的，非暴力的，文化的方式去抗日。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跟臺灣新文化運動和臺灣社會運動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而臺灣新文化運動和社會運

動其實是臺灣民眾的反日、反殖民、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意願的具體表現。因此臺灣新文學運動跟隨著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農民組合、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政治活動而展開，反映了每個階段臺灣民眾的心願和期望，充分發揮了文學與民眾打成一片的無上效能。因此，臺灣新文學的作品，社會性和思想性很重，忽略了美學底結構和藝術成就也是不爭的事實。以近代思想為背景的新文化運動的勃興，是邁入一九一〇年代以後的事情。而其萌芽在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下旬，梁啟超應邀訪臺，給林獻堂等人的忠告。梁啟超希望臺人放棄犧牲過多的武裝抗日，廣結日本本土有力人士，以爭取臺人的自治、人權和福祉。

如上所述，由於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反日民族解放運

動的一環，所以依當時的政治情勢的變化大約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約是受到大陸五四文學革命的影響開始，直到一九三一年逐漸左傾的時期為止。在這期間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並非獨立的運動而是被包含在社會運動裡。在這階段中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歷經了白話文運動、新舊文學論爭以至於白話文變成固定的文學語文為止。這時期主要是決定了新文學運動應走的方向。

臺灣新文學運動開始走上自主性的道路是從一九三二年前後到中日戰爭前夕的一九三七年，這是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裡臺灣知識份子把全力投進新文學運動，不但有全島性的文藝團體出現，而且強有力的文藝雜誌也相繼創刊。在這階段裡最重要的莫過於臺灣話文運動以及鄉土文學論爭。由於一九三七年，總督府全面查禁使用漢文，極力推動皇民化運動，所以中文作家不得不停止創作，一部分寫日文的臺灣作家也被迫脫離文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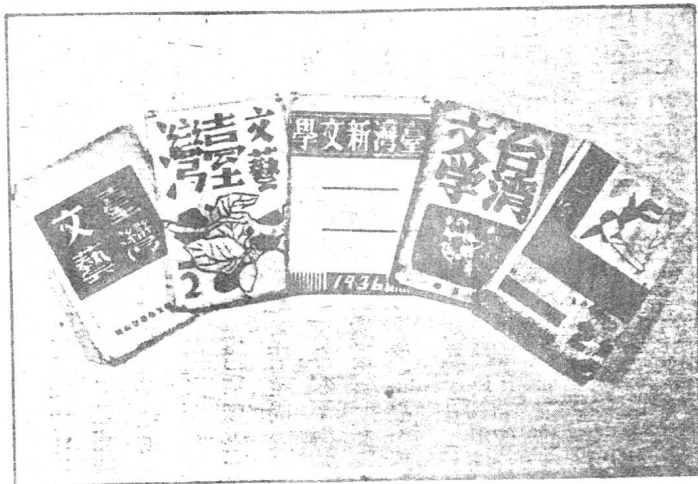
從一九三七年以後到臺灣光復為止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屬於第三個階段，可以稱之為「決戰下的臺灣文學」。在這個階段裡不但中文作家絕跡，甚至老一輩的日文作家也放棄了文藝工作。不過也有新一代的臺灣日文作家出現。以日文寫作的這年輕一代的臺灣作家中有些走上「皇民文學」的路徑，留下了歷史的「傷痕文學」。儘管有一部分臺灣日文作家仍然保持著濃厚的民族精神抵

抗日人作家荒謬的外地（殖民）文學的主張，但由於戰爭中苛酷的言論統制，作品的品質無可避免，多少受到傷害和摧殘。

● 下面我們按照臺灣新文學運動歷史的軌跡，敘述各種文學雜誌的興亡和命運。

第一個出現的文化雜誌是一九二〇年七月在日本東京創刊的「臺灣青年」。這本雜誌是臺灣留日學生為中心的新民會及臺灣青年會的機關雜誌。一九二二年四月「臺灣青年」為了跟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及民族運動的展開互相呼應改名為「臺灣」。按「臺灣青年」從一九二〇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共刊行十八號，其中三號被查禁，有一期刊行訂正版。「臺灣」從一九二三年四月改名以後到一九二四年五月發刊，共刊行通卷十九號，其中二號在臺灣被查禁，按，到了一九二三年四月，臺灣雜誌社，除「臺灣」以外也刊行半月刊的「臺灣民報」成為臺灣文化協會的喉舌。同年十月，「臺灣」廢刊。「臺灣民報」從半月刊改成旬刊，後來發展成為週刊。一九二七年七月，本來在東京刊行的「臺灣民報」遷臺刊行。一九三二年一月改名為「臺灣新民報」變成日刊報紙。一九四一年二月，「臺灣新民報」被迫改名為「興南新聞」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廢刊統合為「臺灣

這些文學雜誌的興和亡，命運各異，代表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軌跡。



新報」。

「臺灣青年」和「臺灣」是配合島內反日的文化運動而創刊的雜誌，因此它所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廣泛，很少涉及到文學問題。最初出現在「臺灣青年」的，有關語文的評論是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一九三二、

一月)。他主張日用文應該簡明為宜，他舉出文言文的弊害，提倡採用白話文把大陸的文學革命理論帶回臺灣的是黃呈聰的「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一九三三、一月)。黃呈聰敘述白話文的發展歷史，比較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優劣，白話文與臺灣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關係，主張採用白話文。把黃呈聰的理論更進一步發展的是黃朝琴的「漢文改革論」(一九三三、一月、二月)。他說要普及言文一致的白話文，使得臺灣同胞透過白話文吸收更廣的現代知識。

當然這些論文只講到使用語文的問題，還沒討論到臺灣新文學的建立和發展。臺灣新文學的發展需要靠後來出現的「臺灣民報」和「臺灣新生報」學藝欄(副刊)的提倡了。張我軍等人所引起的新舊文學論爭也主要在「臺灣民報」上展開。

在臺灣出現的第一本白話文文學雜誌是一九二五年三月，由楊雲萍和江夢筆刊行的「人人」，可惜只刊行二號就夭折。

「伍人報」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王萬得、陳兩家、周合源、江森鈺、張朝基五人共同投資創辦的雜誌。創刊號共印三千本，雖然屢次受到查禁，但共刊行了十五號。這不是一本文學雜誌，但作家蔡德音、黃師樵、廖漢臣、朱點人、王詩琅等參加，發表了朱點人的「一個

失戀者的日記」和黃石輝的評論「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

「臺灣戰線」一九三〇年八月創刊。由楊克培、謝阿女、王敏川、賴和等人為同仁的雜誌。「臺灣戰線」每期都受到查禁，只刊行四號就廢刊。

「明日」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創刊和中日文併用的文藝雜誌，以黃白成枝、林斐芳、黃天海等人為同仁。共發刊了三期，第四號被查禁，因而廢刊。「明日」的文藝氣息較濃厚，刊出了王詩琅的「新文學小論」。子野的「中國文壇的介紹」，瘦鶴的小說「新郎的禮數」以及黃天海的戲劇「蟲的生活」。

「洪水報」是黃白成枝和謝春木共同創辦的雜誌，共發行十號左右。

「現代生活」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在彰化，由許乃昌創辦的中文雜誌。同仁大多數居住於彰化，裡面包括了賴和和黃呈驥。創刊號的目錄上有賴和「棋盤邊」，但全文被刪除。只刊行二號就夭折。

「赤道」是一九三〇年十月林秋悟在臺南創刊的日文併用的旬刊雜誌。其刊行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第五號。其中第二號被查禁。

一九三一年六月，受到日本「納普」的機關雜誌的影響，臺灣作家和日本作家共同成立了「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八月創刊了「臺灣文學」，共發行六期，其中

第五號被查禁，第六號陷入無法發行狀態。臺灣作家共有江賜金、徐瓊二、廖漢臣、朱點人、賴銘煌、黃菊次郎等人發表作品，但作品水準不高。

一九三一年是多難之年。臺灣民眾黨被禁之後，代而產生的是以臺灣資產階級為主的，較溫和的運動組織「臺灣地方自治同盟」的成立（一九三〇年八月）。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秋天跟自治同盟有同一種色彩的文藝組織「南音社」告成立。次年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刊行半月刊的中文雜誌「南音」。「南音」共擁有十二個同仁，其中包括了黃春成、周定山、莊垂勝、葉榮鐘、洪樞、賴和、陳逢源、郭秋生等人。洪樞就是洪炎秋，臺灣著名漢詩人洪棄生的次子。當時洪炎秋在大陸。這些同仁中五、六個人也是「臺灣地方自治連盟」的成員。起初以發行人黃春成的名義在臺北刊行，從第一卷第七號（一九三二年五月）遷到臺中，發行人改為張星建。「南音」每期都設有「臺灣話文討論欄」「臺灣話文嘗試欄」「臺灣話文新字問題」，跟「新民報」的主張，以白話文創作構成鮮明的對照。

「南音」共刊行十一號，一九三二年九月廢刊。

「南音」是真正的文學雜誌，刊登了賴和的「歸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黨」「摧毀了的嫩芽」，赤子的「擦鞋匠」，郭秋生的「貓兒」等小說。